

生 铁

侦察员，你在爱的旷野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侦察员, 你在爱的旷野/ 生铁著. —上海: 上海
人民出版社, 2011
(黑蓝文丛. 第2辑)
ISBN 978-7-208-10152-4

I. ①侦… II. ①生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60273号

责任编辑 袁晓琳
特约编辑 顾耀峰 X
装帧设计 滕文学
封面摄影 李 牧



世纪文景

侦察员, 你在爱的旷野
生铁 著

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(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
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
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刷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张 10.75

插页 2

字数 165,000

版次 2011年9月第1版

印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0152-4/I.925

定价 29.00元

目 录

小白狗	1
粮油店，你也在夜里卖冷咖啡？	2
灵车	13
有关爱情的若干片段	36
我和关平	46
在沙滩上	69
一辈子都吃不完的菜	105
在出租车上	106
Z 的怀念	133
怪异故事二则	155
螺旋形病菌（苦闷）	186
春游	192
UNIS 557	199
侦察员，你在爱的旷野	200
新港	310
在夜幕下	332
独立文学：关于“黑蓝文丛”	334

小白狗

玛丽·居里：“你在农场里都看到了什么？”

叶赫那拉·杏贞：“白色的羊、白色的孔雀……还有兔子。”

玛丽：“兔子也是白的？”

杏贞：“我先看到两只兔子，觉得伊们好小。可后来我又看到一些更小的兔子，再回来看那两只兔子，才发现伊们已经好老了，我想起我的父母来。”

玛丽：“如果把那些动物按你喜欢的顺序排列起来，你会怎么排？”

杏贞：“这样做意味着什么？”

玛丽：“等一下，先别告诉我答案，记在心里。它们代表着你不同的亲人。”

杏贞：“……我好像还看到一只兔子，伊在哭呢。”

2008 年

粮油店，你也在夜里卖冷咖啡？

——请不要相信在接吻时
从不闭眼的伴侣。

我刚回城的那个夜里，就接到了托托的电话，电话里杂音很大，我不大听得清他在说什么，他似乎是想告诉我：因为是晚上回来的，所以我还不知道城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。他的电话一直打到学校办公室里。那时我刚刚放下行李，就听到办公桌上电话铃声响起。他讲话的语调时快时滞，鼻音很重，还有些口吃，听起来好像很紧张。“回头再和你说吧。”他最后说，并一直重复这句话：“好在你总算回来了。”听上去托托这些年来的性格一直都没变，在接电话时我这样想着。

挂断电话，我没有开灯，借着窗外的光线把行李略整理了一下，将皮包锁进自己的柜子，然后我重新关好办公室的门，顺着狭长的走廊向教学楼的门口走去。整栋楼都很安静，黑暗中弥漫着学校里特有的纸张、油墨和漂白粉的气味。这一夜没有上晚自习的学生……虽然有好多年没有回来过了，但有多少次在梦里，我反复游荡在这栋

建筑的每一层。在大楼的门厅里，那面有整整一扇墙那么巨大的穿衣镜依然完好，年轻时我们都曾不厌其烦地在门厅里反复地出出进进，反复地望着镜子里那个或好看、或不好看的孩子走过来走过去。校园也没有变样——从教学楼里走出来，我又看到了教学楼和实验楼之间的那个不大的花园。在那里某个人曾经对我露出微笑的表情，如今她竟从我的生活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她和其他人一样在另外的地方欢笑、流泪或者眺望着，而你只是再也找不到他们了——即使你曾经与他们如此亲密无间。当然，我知道这不是真实的。

在这校园的夜幕下，到处浮动着一一种不稳定的快乐气氛。从教学楼后面的大操场上飞快地跑过一些我不认识的学生。借着月光，可以看出他们有的人脑袋大，有的人脑袋小。那些脑袋比较大的是高年级的学生，脑袋比较小的是低年级的。那些顶着个比肩膀还宽的滑稽大脑袋的高年级的学生，生理年龄很大了还滞留在学校，就为了在无数个这样的黑夜里相互追逐着穿越校园，体验记忆里的快乐，一遍又一遍地感到亲切。

在这温润的夜色里，空气中弥漫着初夏的气息。那种经过一天的日晒后似闷似凉的气息，其中混杂着草和泥土的淡淡香味，似乎一下子缓解了我这几年来身心的劳顿，在寥落的虫鸣声之间，我听见不知从哪个窗口传出的隐约的手风琴旋律……本想从花园中的长廊里穿过，但却看到里面

隐约有一两对身影坐在那里窃窃私语。我避开这些不希望被打扰的年轻人，沿着教学楼边的小路，向校门口走去。小路两边的油杉投下巨大的黑色阴影。我抬起头，看到遍布天际的点点星辰。时间竟如此坚韧地洗却了这里曾经留给我的种种不快，而只剩下温存。

我站在校门外的丁字路口。夜幕下的城市，展现出一片沉寂的景象。附近的街巷中几乎没有行人。远处不知是什么建筑上的霓虹灯牌，在一阵阵晚风里间歇地闪烁着，街角高台阶上的那些卖小吃的铺子，门口都挂着彩色的灯帘，这一切看起来都显现不出战时的迹象。夜空里回响起远处火车汽笛的声音，这使我回忆起儿时游乐场里机器怪兽的吼叫……我突然觉得口渴极了，我想在回家之前喝上一杯。我昼夜兼程赶回城里，一路上滴水未进。

校门外的这条巷子里，沿途还有几家店铺亮着灯。我却不知道它们的主人是否还是我曾熟悉的故人。

“有冷咖啡么？”我站在一家临街店铺的玻璃橱窗外，敲了敲窗玻璃。小铺里面坐着的是个十几岁的孩子，他冲我摆了摆手，然后回过头继续盯着柜台边的那台小电视。

“罐装的也可以，随便什么牌子的……”我又说。

“我们这里没有咖啡。”他一张口就能听出不是本地口音。

而另几处亮着灯的地方，已经不再是卖食品的店铺，而一律改作发廊，一些女子裸着腿，呆呆地坐在低矮的房间里。挨着这些发廊，另有一家店也还没打烊，从外面看起来像家面馆，门脸漆成了红色的。走近一看，竟是一家国营的粮油副食商店。我推门进去，迎面就是一大摞白色米面口袋，店门内还立着一个带滚轮的地秤和几个装食用油的大油桶。灰色水泥地面上，到处散落着白色的面粉粉末，在房间尽头还有两个极简陋的玻璃柜台，里面摆着几种糖果和小食品。这家粮油店这么晚了还没有关门。

店里光线明亮，吊在半空里的灯泡没有装灯罩，刺眼的黄色光线向四处散射着。房间里满是米面和植物油的味道。几个男店员七嘴八舌的喧哗声从后面库房里传出来，两位女店员呆在柜台里面。

我走到柜台边，其中一个留卷发、戴近视眼镜的中年妇女问我要买什么。

“有什么能喝的东西？”我问她。

胖女人说：“有酸奶、汽水、茶水，喝什么？”

“有冷咖啡吗？”

那女人走到柜台另一边的角落里，从那里拿出了一瓶饮料——这不是我常喝的那一种，我喝的那种咖啡是听装的——“五块五。”她把瓶子

摆在柜台上。

我点出一些零钱扔在柜台上，然后拿起瓶子喝了一口。这种咖啡居然是碳酸饮料。我看了看瓶子上的商标，上面的字迹印得粗糙又模糊，“丰堡牌·咖啡汽水·永生食品饮料厂生产·生产日期……”这是我不认识的牌子，很难喝，但我也确实口渴了。

“日本人撤了。”另一个年轻些的女店员说，她正在看摊开在柜台上的报纸。

“说了快两个月了吧？这回可能是真的，”妇女说，“那以后谁来接管？”

“爱谁是谁吧。”

“今年的统一考试的通知还没有下来，我们家孩子去年就耽误了。”妇女叹了口气，“现在可好，什么事都没人管了。”

“听说外地已经恢复考试了。你们家老赵不是跑过长途嘛，让他想想办法。”

妇女哼哼一笑，“今年再等不来通知，我就准备让我儿子去上班了。”

“金大姐他们家孩子好像去年就找活干了。”

两个人一人一句地说着，都是女人间的闲聊，我渐渐听不到她们谈话的内容了。我扭过头去望望窗外，可外边一片漆黑。

随着尖利的口哨声，一个有些粗鲁的肥胖青年从粮店后面屋里走出来。他穿着脏背心，结实的脖颈上油亮亮的，满是汗水，哼唱着走调的歌

曲。他的到来打断了两个女人的谈话。他管那中年妇女叫大姐，说他刚把下午的两车货搬完了，还有一车的富强粉又要拖到明天才能运过来，这下害得他明天也不得休息。他口齿不清地骂了几句脏话，又冲妇女大声说，“大姐还不下班？”

“还有半个小时呢。”

“姐夫睡不着觉，等急了又该打电话过来了。”

“去你一边呆着去。”

又说了几句不三不四的话，几个人就笑闹起来。

“你们天天都要开店到这么晚？”我问那个年轻女店员。

“不是上面有规定嘛，要求商店一律要开到这个时间。”

“谁这么晚还来买东西？”

“那谁知道呢，就是这么规定的，许是怕我们白天太有精神了吧……”

我突然感到很压抑，又联想到城里不断被轰炸的消息，就问：“西便门那一带最近情况还好么？”

女店员摇摇头，她说她每晚下班都从象来街路过。西便门小区里那几座塔楼都还在，但里面具体怎么样了，她也并不清楚。她只是说，有时候晚上小区里还有供电。

听了她的话，我心里竟一沉。

“你要去那里？听说小区晚上闹鬼，很危险

的。”她说。

“我妈妈住在那里。”我的声音几乎只有我自己能听见。

由于渴得厉害，我很快就把咖啡喝光了。我把空瓶子放在柜台上。

“还喝点什么？”年轻女人问，“尝尝我们自制的咖啡吧？”她不等我说话，就径自到柜台后面的屋子里，很快就拿了一个塑料杯子出来，“你尝尝，”她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有点沙哑，她把杯子放在玻璃柜台上，向我这边推了推，“什锦橄榄咖啡，我们店里自己做的。”

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。这饮料带着点温热，口感很怪，咖啡的味道被冲得很淡，而当你把它咽下去后，却另有几种特殊的香味凸现出来，口感也更为绵长。我嚼到了咖啡里泡着的碎果脯丁。我很不喜欢橄榄。

在我喝咖啡的时候，两个女人都盯着我看。此时那个年轻的胖小子已和另几个男店员到门外去抽烟了。

“您是哪里人？”中年妇女问。

“我就是本地人。”当她们知道我是刚刚从城外回来时，立刻好奇地向我询问外面的情况。她们问我，城外百十公里的范围内，是否还有村庄存在。其实我对附近的情况并不了解。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回来过了。

“怪不得呢。这么热的天，我看您穿着长风

衣进门来，就觉得不对头，可是您讲话又是本地口音……”中年妇女对我说。

那饮料使我产生了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。

“您这么晚还不回家？”中年妇女又问。

“我刚从学校出来，”我伸手朝窗外比划了一下。

“您是这儿的老师？”

我摇摇头，不，我不是。可既然我不是，那我为什么要把行李放在学校？我又喝了一口咖啡，头脑中一片空白。我什么也没说，但我穿着大衣开始感到热了。

那妇女似乎有点失望，“我还以为您是老师呢……”

“我只是跑一点学校的业务。”

“您认识这个学校的老师吗？”

“过去认识一些，但是现在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。”我说的是实话。

“我儿子就该上高中了。”

“他在这学校上学吗？”

中年妇女摇摇头，“他要能在这里上学就好了。”她说完这话又望了望我，似乎还想说点什么。

很多时候，人无法控制自己。实际上，我并不知道为什么会在今晚回到这里，回到家。我这次回来，是为了看看我的母亲，看看她还活着……

她病了。从一开始打仗，她就卧床不起。在我离开城市之前，曾为她雇过一个保姆。后来局势突变，我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家里只剩下我母亲和那保姆两个人。后来我听别人说那个保姆拿了些我家里的东西跑掉了。这几年来，应该一直没人来探望过我妈妈。我妈她到底怎么样了？她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？邻居们是不是还在照顾她？或者他们根本就逃光了？

我一想到那栋曾经断了供电的楼房，在被黑暗笼罩了几个月后，突然又灯火通明的样子，在那样的深夜里，日光灯管将在我妈妈躺着的那个房间里不断闪烁。而她就那么直挺挺躺在那儿……盖着厚厚的被子……不能动弹。刺目的灯光在她头顶上方闪烁，她是闭着眼睛的吗？还是一直睁着眼睛，睁着那双蒙着厚厚白翳的眼睛，在灯光开始闪烁后慢慢地睁大？

我感到不寒而栗……

这么多年来，从我刚一出城时起，就一直想每月都能回来看看她，为了这个念头我经常整夜整夜地辗转反侧无法入睡。她是我惟一的心灵寄托。可是我却这么久都没能回来看过她一次。每次当我忘了她还在的时候，我就感到那么轻松快乐，而每次当我重又想起她还活着，还躺在那里，她的心就藏在那一层厚厚的白翳后面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压抑好压抑……妈妈留在我童年记忆中的那张鲜活圆润的面孔，在我的想像里渐渐像干

瘪的废纸一样皱成一团……越拖得久，我就越是不敢回来，就更不敢回来！我怕她那双眼睛，虽然她已经不会说话也再不会从床上坐起来了，可她的眼睛还没有瞎，她还会看着我。我真受不了。我真受不了！有人会管她吗？还是根本没有人发现过她？没有人替她打电话叫救护车或者报警么？她吃什么？她有吃的东西吗？

哦，我又突然想到，也许保姆跑的时候是在白天，那么家里的灯一定都是关掉的，那么到了晚上，即使有电，妈妈房间里的灯光也不会一闪一闪的了……这想法竟成了我目前惟一的一点自我安慰。

我喝干了咖啡。粮店里的灯已关掉两盏，马上就要打烊了。中年妇女撩起门帘去里屋换衣服了。“您不是从国外回来的老板吧？”等边上没有别人时，那年轻女人突然离我很近地问道。那一瞬间，我对她动了一丝念头。我好久没和女性接触过了。她面颊瘦削，眼睛很大，但依然是一副工人的模样。

我摇摇头。

在我离开粮油店的时候，那穿着背心的胖伙计正从门外进来。他立在灯光下看着我，全身都好像沾满了面粉。他挠着他的圆脑袋，他的后脑勺还没有他的脖子宽。白天他一定出了不少汗。

但是仿佛白天的汗水也只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里更加慵懒惬意些。他把原先搭在肩上的毛巾捏在两手间反复抹着。他靠在大油桶边的那摞面粉袋子旁，灯泡就在他头顶的天花板上发出橙黄色的光。他有一张年轻、肥胖而又为生活所累的世故的面孔。

后来我走出店去，把有玻璃窗的店门顺手带上。我好像是穿着风衣。我总是记得我是穿着风衣的，也许是因为它能使我在夜晚或者暮霭中，让陌生人看起来显得不那么局促可怜。

天上群星闪烁，有的星星光晕看起来比月亮还大，但下斜街的街巷里依然漆黑一片，不到明天它是不会变亮的。几根歪斜的电线杆立在胡同的沿途。我已经整整五年没回过家了……唉，妈妈。妈妈，还有你知道的我的那些同学们，你们在这个地方，生活得还好么？唉，人们啊……

那半空里到处都弥漫着的夏夜的味道，它是多么催人迷离。

2002-2004 年

灵 车

一 他死了

五月，一个到处是歌声、到处是白花花热烘烘的阳光、到处飘满了让人过敏的花粉的可憎的季节，而现在，又到处是听不见的死神脚步声……

2002 年底，广州出现了一种致命的肺炎病例。到了第二年的春天，这种被称为“非典”的传染性肺炎开始在全国蔓延。

北京，这座每天都有近两千万人共同呼吸吐纳的肮脏的城市，也成为这种传染病的疫灾区。短短几个月时间里，这座繁荣、混乱、几乎每天都在超负荷运转的大都市，每当傍晚降临后，却几乎变成了一座寂静的空城。这种场景，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了在下班高峰时间永远被堵在高架桥上的人而言，的确是一种不祥的象征。

在“非典”疫情最严重的数周时间里，城里

大部分的公司都改为在家办公了，我的工作单位也不例外——除了必要的排版出片工作之外。那些整天风尘仆仆混迹在外的记者们也有了些空闲的时候。而终年通宵达旦亮着灯的办公室，也有那么几天变得漆黑冷清了。

但是5月1日这天傍晚，我还是来到了单位——不是为盯排版，也不是来参加每周一次的干部例会，而是因为……就在我正准备吃晚饭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个同事的电话，他告诉我老刘死了。

我的第一反应是打电话的人在恶作剧。可事实是，没有人会开这么“大”的玩笑。

老刘死了么？这个消息让一贯冷静过头的我也感到愕然。因为就在几天前，老刘还和我通过电话，他说他有急事，要和我借两万块钱（但并没有告诉我是什么事，我找借口拒绝了他）。

老刘，虽然我们都叫他老刘，可其实他并不老，今年35岁，正是男人做事的年纪。他不修边幅，嗜烟嗜酒，但是有那么点本事，人际关系上也有一套。他曾是我的直属上级，后来升任了产品中心的总经理。也许是事情来的太突然，在驱车赶往单位的路上，我混乱的脑子里想到了很多我和他之间的事，我不太敢相信，老刘真的已经死了。

到单位楼下后，我反复揉了几把轮才把车停好。我是新手，缺少经验。车是我两个月前才买